

自行车的美好记忆

□徐新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是票证风行的时代，那时候物质相对匮乏，而人们对自行车的追捧热度，绝不亚于时下对小车的酷爱，谁能够拥有一辆自行车，那可是件羡慕众人的事情。相对于步行来说，当年的自行车已经是高速的交通工具了，常常能省却人们徒步之苦，大家常亲切而又形象地把自行车称之为“脚踏车”。

最早受到人们青睐的是那种高大的28型自行车，前面是横杠，后面是方形的座架，平而厚实的撑脚，整个车身重而结实，所以除了带人以外，它还能搭载重物，后座上面可堆高、左右两侧可悬挂，就连大杠和车把手上都可搭挂东西，碰上个骑车高手，各种箱子、袋子能把一辆车“全副武装”，只等车手坐稳垫子，这辆载重“卡车”就能快速前行了。周围的人看了，常常是叹为观止。

在当时，购买自行车除了排队外

还要凭自行车票才行，而且对一个月薪金30多元的普通工人来说，买一辆“永久牌”自行车大约需要四五个月的工资。因此，车主对自己的自行车很是珍惜，一般不舍得外借。我们生产队的一位车主在拒绝朋友借车时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借人可以，借车不行。”后来成为了大家的笑谈。但由此可见，拥有一辆自行车在当年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

那个年代，小伙子结婚也是用自行车去迎娶新娘的，借来三四辆自行车，擦得锃明瓦亮，前面车把上系好红布头，在媒人的带领下，喜气洋洋地去接新娘。吃完中饭，一骑人又带着新娘、伴娘等往回赶。喝了酒的新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常常边骑车边扭过头和新娘说悄悄话，时不时传来新娘的窃笑声，偶尔也看到新娘的粉拳轻捶了新郎一下，于是新郎蹬踏起来更加有力了，车子急驰起来，在

新娘的轻呼声中，爱情的小手情不自禁地紧紧抱住了新郎的腰身，那旋转的车轮更是归心似箭了……

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为了方便父亲上下班，家里省吃俭用也买了辆“永久牌”28型自行车。看着父亲娴熟的骑车技术，我也向往着啥时候能学会骑车。于是，等父亲下班回来后去地里帮忙干农活时，就偷偷地把车推出来。刚开始连自行车都推不稳，扭扭歪歪。过了几天，开始学溜车，左脚踩到踏板上，右脚使劲一蹬，车子向前冲出十几米。有时把持不住，连车带人滚到一块。摔得车把子歪了、车链子掉了是常事，当然免不了挨父母的训斥。

但是学车的痴心却依然不改，先从右腿穿过三脚架嘎登嘎登的踩半圈，然后慢慢地学着蹬整轮，最后尝试着跨上大梁，屁股一扭一扭地骑，个把月下来，原来不听使唤的自行车在我手里也能驾轻就熟了。

师范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一个离家10多公里远的村办小学教书，于是家里买了辆自行车作为我的“坐骑”。晴天上班还是不错的，边骑车边欣赏碧绿田野、清清小溪、蓝蓝天空……雨天可就遭罪了，因为乡村小道都是

泥路，下雨后道路就变得泥泞不堪，当车子的轮胎与挡泥板之间被泥浆塞满时，车子就寸步难行，这时候就得把事先准备好的木棍拿出来，将里面的泥浆撬掉，然后奋力往前冲，顺势飞身上车，使劲踩踏板，加速前行，但是不一会儿，再次被不依不饶的泥浆拖住了，就在这循环往复中砥砺前行，好不容易来到学校，已是狼狈不堪了。而每周末精心擦洗这匹“宝马”则成了我的必修课。

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发展，自行车早已如“堂前燕”一般“飞入了寻常百姓家”。到了上世纪末，摩托车、电瓶车渐渐多了起来。进入本世纪后，我国汽车制造业更是强劲发展，汽车都已逐步进入了千家万户，出行的交通工具也变得便捷、多样了：私家车、公交车、出租车等等，自行车已渐行渐远、悄然落幕了。回首交通工具的变迁，从急切期盼“两个轮子”到实现“四个轮子的梦”，充分见证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与城市的快速发展。

自行车，它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曾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喜怒哀乐，现在想起，那一段难以释怀的情结依然驻留在心中。

夕阳下的田野

□张春生



田野怀抱着村庄
大自然以文字的色块
写一首静美的诗

夕阳，带给我们远方
在无垠的田野之上描绘
幸福与歌声
鸟儿向着夕阳飞去
西边的云彩
匆匆垂下半匹锦绣

盛大的花事

□汪亭

园子里，几株栀子树挨在一起，打着满满一片翠绿的花骨朵，一个接着一个缠卷在枝叶丛中。远远看去，像一颗颗绿宝石，镶嵌其中。

每天清晨，路过花坛，总会情不自禁瞥上一眼，顾盼着，能有一朵悄然露出芳颜。可一连十几天，也没看见这些“小家碧玉”开出一朵花来。那些骨朵们依旧青涩地藏掖着，不愿见世人。日子久了，就没有再留心。

偶然的一个早晨，在园子里悠闲地散步，迎面扑来一阵淡雅的香气，沁人心扉。心中暗喜：栀子花开了。

循着芳踪，迫不及待地赶到花坛，不由得停住了脚步。从未见过开得如此繁多的栀子花，只见满树雪白的花朵，如一片锦，又如满天繁星。这些花儿，好像一起约好了似的，一起打开花蕾，一朵挤着一朵，仪态万方，仿佛在笑、在交流、在舞蹈，好不热闹。

晨风拂过花蕊，晶莹剔透的露珠儿躺在花瓣中，顽皮地打着滚儿，和阳光打招呼。凑上前，香气似乎也是雪白的，轻轻萦绕，旋即一溜烟儿地钻进鼻腔，顿时，周身清爽，让人感到飘飘然。

栀子花是寻常的花，在乡下随处可见，它们开在村头、路旁、庭院，大大方方地绽放，悄无声息地吐出芳香，花期一过，又一声不响地跌落枝头，融入泥土。栀子花一点儿也不娇气，只要掐下一枝，插入土中，便可存活，不择水土，无须伺弄。

记得每到栀子花开时，乡下不愿打扮的外婆也会摘一朵插在发间。花香随着外婆忙碌的身影穿梭在农家小院。

贫瘠单调的山村，没有哪一种花儿能如栀子花这般受到欢迎。河岸浣洗的小姑娘，屋后搭竹架引瓜藤的大婶，槐树下乘凉的老奶奶，人人头上都开一朵栀子花。

一朵，两朵，三朵……这些洁白素雅的花儿在乡间到处盛开着，插入发间，别在胸前，藏在姑娘小伙儿的掌心。初夏，整个村庄都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花事。

漫步清晨，不经意间，邂逅这一处栀子花，使我油然想起，乡下朴实劳苦的亲人，亦如这栀子花般，清清白白，勤勤恳恳。四季轮回，不管人间繁华富贵，他们只铭记着农谚时令，默默耕耘着自己的田园。



得闲

周末终于得闲 浇花喝茶赏莲
紫藤架下一坐 万事慢慢来谈



遇险

野外遇惊险 迷途失导航
久依成习惯 无机便慌张



担水

谁说书生无用 不能手提肩扛
一担山泉清水 到家能剩二两



认植物

书上闻名久 相逢不相识
手机拍照辨 捅破一层纸

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